

托 尔 斯 泰
中 短 篇 小 说 选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选

草 婴 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上海

Л. Н. Толстой
ПОВЕСТИ И РАССКАЗЫ

本书根据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22-х т.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осква 选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
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
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
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选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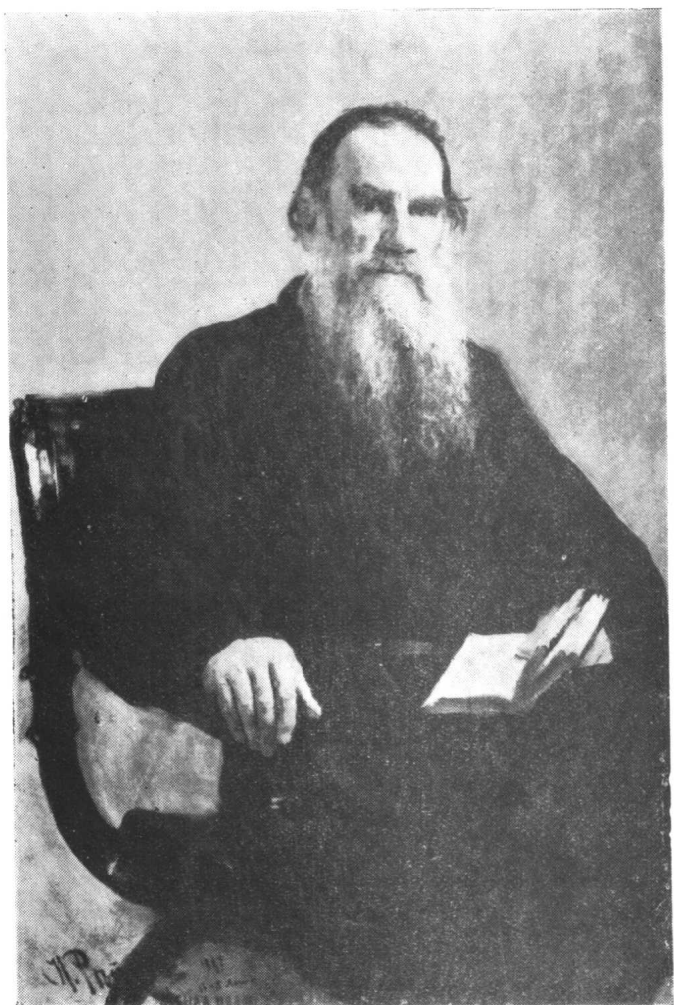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3.373 插页 10 字数 522,000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5,000册（内赠本1,000册）

平装本定价：4.40元 精装本定价：5.50元

书号：10188 625



作者像

译 本 序

《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这三部长篇小说广阔地反映了历史上一个罕见的矛盾重重的世纪，写出了形形色色人物在历史大动荡、大变革中的生活遭遇和心灵感受。这三部艺术杰作奠定了列夫·托尔斯泰作为不朽的艺术巨匠的地位，也充实了人类精神财富的总宝库。不过，托尔斯泰在艺术上的贡献远不止这三部长篇小说，他一生还写了几十篇优秀的中短篇小说。本选集就是从中挑选出来的各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部分作品，我们相信，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对这位十九世纪俄国文化巨人的思想风貌和艺术特色可以获得进一步的了解。

托尔斯泰的文学天才很早就表现出来了。他在二十四岁（一八五二年）时发表了震动文坛的自传体小说《童年》，接着又陆续发表《少年》和《青年》。一八五四年十一月他从多瑙河部队调到克里米亚，担任炮兵连长，几乎从头至尾参加了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他在炮火连天的环境中，一边指挥炮兵连，一边写作《塞瓦斯托波尔故事》。

《塞瓦斯托波尔故事》最先表现出托尔斯泰作品的基调：歌颂美好的事物，批判虚伪和谎言。他在《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的结尾中写道：“这个故事里的英雄是我全心全意热爱的。我要把他的美尽量完善地表达出来，因为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他永

远都是美的。这英雄不是别的，就是真实。”这几句话可以说是托尔斯泰一生的“文学宣言”，表明他始终把生活的真实看作文学创作的信条。

托尔斯泰以他特有的洞察力观察克里米亚战争，清楚地看到了事物的本质，尽管这三篇小说写法不同，侧重点各异。在《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中，作者着重描写了俄国士兵的群像，赞美他们在时刻与死神打交道的战争环境中沉着、镇定、刚强而朴实的性格。一个瘦骨嶙峋的老兵淡然谈论自己在别人听来是惊心动魄的负伤经过：“一看，腿没有了。”别人问他难道不觉得疼吗？他继续说：“不觉得什么，只觉得腿上好象被什么东西烫了一下。”他还反过来劝别人：“最要紧的是，先生，别想得太多。你不去想它，就没什么。痛苦多半是因为想得太多。”是的，无论战争进行得多么残酷，这些普通的士兵总是镇定沉着，临危不惧。在《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和《一八五五年八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中，托尔斯泰继续颂扬俄国士兵的英雄气概：忍受着非人的苦难，奋不顾身地战斗，而又团结友爱，以诚相待。这些平时默默无闻、毫不起眼的普通士兵和下级军官在危急关头英勇无畏，视死如归，一个个成了真正的英雄。作者指出，鼓舞这些军人的不是虚荣心，不是对勋章或头衔的追求，而是另一种崇高的东西，也就是“俄罗斯人深藏在心里难得流露出来的感情——热爱祖国的感情”。在这里，我们看到托尔斯泰深刻地反映了生活的真实，而这真实就蕴藏着美。他热爱这样的真实，并且怀着真挚的感情，尽量完美地把它表现出来。

托尔斯泰越是赞赏俄国士兵的英雄气概和爱国热忱，就越是憎恨残酷的血腥战争，同情普通士兵在战争中遭受的屈辱和苦难。那些贵族军官专横跋扈，欺凌士兵，他们“为了满足个人的

野心而去毁灭上百万的生灵……他们个个都是小拿破仑，都是小魔王，因为只要能多获得一枚星章，增加三分之一军饷，他们也会立刻去挑起战争，去杀害成百个生灵”。他们和那些忠诚、勇敢而又腼腆的普通士兵毫无共通之处。在这里，托尔斯泰的爱憎十分分明。但托尔斯泰不了解战争的根源，因而不可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制止战争的方案，他只能从善良的愿望出发，向基督徒的良知呼吁：人和人都是兄弟，停止战争吧！托尔斯泰还以动人心魄的艺术笔触描绘大自然的雄浑壮丽，以衬托人间战争的愚昧、野蛮和罪恶。他不可能知道，他所痛心疾首的战争有着错综复杂的社会原因和政治背景，单靠人道的呼吁是制止不了战争的。

但是，正如别林斯基所说的：“才华不是华丽的外表，不是娱乐，而是看到生活深处的能力。”托尔斯泰毕竟看出了克里米亚战争一些本质的东西，那就是：不论俄国士兵奋不顾身的爱国精神，还是他们忠厚淳朴的高尚品质，都不能决定塞瓦斯托波尔的命运。而贵族军官的猥琐自私、庸碌无能，说到底，都反映了沙皇制度的腐败。谁也无法消除官僚机构的重重积弊。普遍流行的阿谀奉承和对士兵的百般欺凌。沙皇制度早已决定了克里米亚战争非败不可。“俄国必须或者垮台，或者完全改变。目前一切都是颠倒混乱的。”托尔斯泰当时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托尔斯泰还看到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对俄国士兵感情上的重大触动。他们有“一种更加沉重的蚀骨的感情：又象是悔恨，又象是羞耻，又象是愤怒”。这种感情，应该说已远远超过一般的爱国热忱，而反映出一种主人公的英雄气概。无怪托尔斯泰意味深长地写道：“这部保卫塞瓦斯托波尔的史诗，将久远地在俄罗斯留下伟大的影响，而史诗中的英雄就是俄罗斯人民……”

《塞瓦斯托波尔故事》在托尔斯泰的创作历程上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不言而喻的。贯穿于作品之中的托尔斯泰对俄国人民的挚爱、对他们力量的信念、炽烈的爱国热情和善良的人道感情，描写战争时气势雄伟、挥洒自如的艺术魄力，惊人的思想深度，执着的探索精神，对沙皇制度的严厉批判——这一切形成了托尔斯泰创作的特色，并于日后贯彻到《战争与和平》的创作中去。如果说，托尔斯泰写《塞瓦斯托波尔故事》在艺术上只是小试锋芒，那么，创作《战争与和平》就是大显身手了。

《塞瓦斯托波尔故事》反映的是克里米亚战争和普通士兵的爱国热情，但多少已涉及到当时的中心问题：废除农奴制，改善农民境况。所以，托尔斯泰从战场归来，就特别关心农民问题。他试图深入了解农民的生活情况和思想情绪。他迫切希望改善同农民的关系，在自己的庄园里改革经营管理的方法。农民同地主的对立状态既使他感到恐惧，又使他觉得羞耻。但托尔斯泰同农民的接近、协商和建立信任关系的尝试彻底失败了。农民的固执使托尔斯泰感到恼火，但他们的淳朴厚道却越来越引起托尔斯泰的钦佩，同时身为地主更加感到自卑。托尔斯泰这一重要的生活经历和内心矛盾生动地反映在《一个地主的早晨》里，也是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

《一个地主的早晨》对俄国农民的境遇和心理作了真实细致的描写。为此车尔尼雪夫斯基曾大为赞扬：“托尔斯泰伯爵以卓越的技巧不仅再现了农民生活的外部环境，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再现了他们对事物的见解。他善于钻到农民的心灵中去，他笔下的庄稼汉非常符合他们自己的本性。在他的庄稼汉的语言中没有夸张，没有动听的空谈，托尔斯泰伯爵所表达出来的农民的观点

念是如此真实而深刻，就象我们的士兵的性格一样。”《一个地主的早晨》是俄罗斯文学中直接描写人民形象的一部重要作品。

的确，俄国农民一贫如洗的悲惨生活无法使任何一个有起码同情心的人无动于衷。农民楚里斯老两口住的“是一座破败不堪的小木屋，四角潮湿霉烂，房子倾斜，陷进地里，肥料堆上面露出一扇打破的红色小天窗，另一扇窗更小，用破棉絮堵住。圆木造的门廊里，门槛肮脏，门很矮，另一座小屋比门廊更破旧更低矮，大门和树枝编成的棚子都靠着正屋。这些房屋以前都有高低不平的屋顶，如今屋檐上只剩下一层厚厚的发黑的烂麦秆，上面有几处还露出桁条和屋架”。俄国农奴制还使农民头脑愚钝，使个别农民道德败坏。农民达维德对生活绝望，仇视任何劳动。“这时候，不管六月的炎热，达维德却蜷缩在炕上一角，用皮袄蒙着头呼呼大睡。”他不希望有任何人来打扰他，破坏他瞌睡的安宁，为此甚至情愿让人家动手打他一顿，“哪怕重重地打他浮肿的脸也行，只要快点让他安宁。”这件事说明他的本性被苦难绝望的生活摧残到什么程度！

而尤赫万卡则是个“十足的无赖，懒鬼，小偷，撒谎成性，虐待亲娘，总之是个不可救药的无赖”。他不盖院子顶棚，不给田地施肥，也不修理歪倒的篱笆，光知道坐在家里抽烟。母亲把全部家业交给了他，他却连一块面包都不给她吃，还纵容自己的老婆殴打老母。农民尤赫万卡的胡作非为是愚昧无知造成的，也是痛苦绝望的结果。铅一般沉重的生活真理使他不知不觉形成这样的观念：勤勤恳恳，循规蹈矩，逆来顺受，象楚里斯老两口那样，一点儿也不比他幸福，好人过不上好日子！

《一个地主的早晨》成功地塑造了一批俄国农民形象，他们个性不同，习气各异，但却有一种共同的心理特征：痛恨地主老

爷，绝对不相信地主老爷的言行。就拿楚里斯老头儿来说，他聪明，和蔼，富有幽默感，不论家境多么贫困，始终平心静气，充满自信，甚至带有几分含嘲带讽的淡漠。可是他一听说少东家要白送东西给他，顿时惊恐万状，失去精神上的平衡。他坚决拒绝少东家的这种行动。其他农民也是这样，包括精明能干、善于经营的富裕农民杜特洛夫在内。总之，在农民看来，地主老爷的任何建议、方案都是骗局和陷阱，绝对不能相信。这种心理状态似乎有失偏颇，但毕竟是俄国宗法制农民所相信的最高真理。托尔斯泰还写出了俄国农民对土地、对新生活的强烈憧憬。他们不相信地主，只相信自己，凡事都有自己的看法。这种自信心是固执的，但却是可贵的，也是他们后来争取自由不可缺少的一种力量。

《一个地主的早晨》在托尔斯泰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还因为成功地塑造了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形象。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中多次出现一种被称为探索者的艺术形象，他们个性不同，遭遇各异，但却有一个共同点：不愿太平平地过他们养尊处优的贵族生活，而力图了解人生的意义，使自己成为一个道德完善的人；他们苦苦地探索社会，探索时代，探索自己。这些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作者自画像的色彩，因此作者能真实而深刻地挖掘他们的灵魂，密切结合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来描写他们的精神世界和探索活动。《一个地主的早晨》里的聂赫留朵夫是托尔斯泰笔下探索者的最早形象，同以后塑造的奥列宁（《哥萨克》）、列文（《安娜·卡列尼娜》）、聂赫留朵夫（《复活》）都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因此特别值得我们注意。

聂赫留朵夫在俄国文学人物画廊中别成一格，他不是“多余的人”，不是“新人”，也不是“小人物”。他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思

想,使当时的进步人士革命民主主义者大为失望,但他又有使人肃然起敬的民主思想和人道感情。他身为贵族,经常为本阶级的深重罪孽而感到惶惑不安。对于农民,他不仅把农民当人看待,而且把农民看得比贵族高尚千百倍!他认为,农民最无愧于人的称号,因为农民不剥削人,不伤害他人性命,农民凭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他们有最淳朴的品德。聂赫留朵夫不仅有这种思想,而且有具体行动。他是庄园的全权主人,但他不想从农民身上榨取更多的财富,而且毅然中断自己的学业,放弃光辉的前程,回到家乡来从事改善农民生活的活动。单从这一点看,聂赫留朵夫这种人在贵族中间真是凤毛麟角,绝无仅有,他的行动远远超出贵族阶级的常轨。他接近人民,同情人民,确实是贵族中罕见的优秀人物。

然而,聂赫留朵夫的探索活动很不顺利。他的失败当然不是由于他的心不够诚,也不是因为“地主的专横造成了农民的专横”,而是因为他那代役租和部分土地转移的赎买方式基本上并没有脱离贵族占有土地的思想——顺便提一下,这个思想托尔斯泰直到八十年代世界观发生激变时才彻底抛弃。再说俄国农民,他们在别的问题上都可以商量,唯独土地归属问题绝对不能让步,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明确表示的:“一切土地都是农民的,要赎买,根本谈不上!”屠格涅夫分析聂赫留朵夫改革计划破产的原因更为透彻:“只要农奴制存在一天,双方就不可能接近和彼此理解,哪怕具有最无私、最诚恳的接近决心也没有用。”不论农民怎样勤劳、顽强和忍耐,也不论贵族中的优秀人物怎样善良、宽宏和改革,都改变不了根深蒂固的农奴制度,俄国农民和聂赫留朵夫们所渴望的新生活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

托尔斯泰写作《塞瓦斯托波尔故事》和《一个地主的早晨》的时候，是俄国废除农奴制的前夜。托尔斯泰不可能不受到俄国国内第一次民主主义高潮的影响。但民主主义高潮毕竟不是现代工人运动，而现代工人运动所必须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出现。列宁把托尔斯泰伟大天才的出现归结于俄国当时发生的那场大灾难：宗法农民和封建贵族在咄咄逼人的资本面前惊恐败退、奄奄待毙。托尔斯泰凭他敏锐的艺术感受，把俄国农民的痛苦、疑惑、绝望和褊狭化为艺术形象并加以表现，他传达的是宗教虔诚、消极受苦和痛恨资本主义的农民的情绪。短篇小说《卢塞恩》就是这样的作品。

一八五七年托尔斯泰第一次出国。在瑞士的一个小城里，一群英国旅游者兴致勃勃地听一个流浪歌手唱歌，临了却连一个小钱也不给。托尔斯泰看了十分气愤，后来就根据这件事写了《卢塞恩》。《卢塞恩》带有强烈的政论色彩。托尔斯泰认为，那群英国旅游者听唱歌不付钱，已不止是吝啬自私，他们心安理得地享受别人提供的艺术，而对艺术家的困难处境却漠然置之，这是道德败坏，是一种耻辱。托尔斯泰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自由”，只是践踏人权、迫害艺术的自由；而资本主义社会大肆标榜的“平等”则是十足的虚伪。托尔斯泰厉声责问：如果说，一个侍者穿得比歌手好，就可以任意侮辱歌手；一个有钱有势的人，可以对没钱没势的人嗤之以鼻，这样还有什么平等可言？托尔斯泰通过一件平凡的事，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无情的批判。托尔斯泰衷心敬爱那位流浪歌手，尽管资本主义社会任意凌辱他的人格和他的艺术，他却认为他是一个精神高尚的真正艺术家。听众拒不肯为他的表演付钱，他还是向这些曾聚精会神欣赏过他的艺术的听众鞠躬致意，然后悄悄离去。歌手不但不责怪听

众,反而自我反省,以为他的艺术没能打动人家的。歌手沉醉在自己创造的艺术意境中,而对凌辱他的社会却不怀丝毫敌意。在托尔斯泰看来,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精神境界。

《卢塞恩》发表后引起广泛的注意,特别是其中火一般炽烈的批评激情,对资本主义社会和国家机器的深刻仇恨。这些特点分明是后期杰作《复活》的先声,但我们在《卢塞恩》中也看到了后来成为托尔斯泰主义的萌芽,看到了托尔斯泰对“永久的道德原则和永久的宗教真理”的信念。这一切正如列宁所分析的:在《卢塞恩》(写于一八五七年)里,列夫·托尔斯泰宣称:认为“文明”是幸福,这是“虚假的知识”,它会“扑灭人类天性中最本能最幸福的对善的需要”。“我们有一个,只有一个绝对正确的指导,”托尔斯泰叫喊道,“那就是渗透在我们每个人心灵中的世界精神。”可见,托尔斯泰对资产阶级文明的抗议不仅带有自发的无政府主义倾向,而且带有深刻的悲观的禁欲主义性质。不过,资本主义社会虽然虚伪冷酷,它毕竟没有封建宗法制那么野蛮专制,对农奴实行肆意的横征暴敛,甚至掠夺残杀。《卢塞恩》的发表证明托尔斯泰确实如别林斯基所说,“具备着很多客观上极其有趣的特点。不管是好是坏,它们总是重大的,表现得很鲜明的。”

中篇小说《哥萨克》是托尔斯泰创作史上又一重要作品,从构思动笔到最后写成,历时十一年(一八五二——一八六三)。同《一个地主的早晨》一样,《哥萨克》是俄国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民主主义思潮高涨时期的产物,是俄罗斯文学中直接描写人民生活的珍品。《哥萨克》显示了托尔斯泰创作中批判激情的进一步增长。《哥萨克》中的主人公奥列宁跟《一个地主的早晨》中的

聂赫留朵夫一样，愿意接近人民，走平民化的道路，可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教养却使奥列宁煞费苦心的探索终于失败。然而，托尔斯泰在作品中对贵族社会的谴责，对人民的热爱，却清楚地显示这位伟大作家才华中最可贵的特点。

拿奥列宁同聂赫留朵夫进行比较是很有意思的。这两个贵族青年，前者思考的是如何尽快结束自己无所事事的无聊生活，去高加索过健康的新生活；后者却全心全意考虑怎样改善农奴制度下俄国农民的贫困境遇。他们两人所接触的下层人民也不一样：奥列宁遇到的是自由自在的哥萨克，他们有着独特的习俗和传统观念，整个身心都与苍茫浑厚的大自然融为一体；而聂赫留朵夫接触的却是被农奴制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精神麻木、情绪消沉的俄国宗法农民。不过，奥列宁和聂赫留朵夫却有共同之处：他们都为自己所过的寄生生活而感到羞耻，对自己所属的特权阶级感到气愤和不满，急于要在生活中给自己找一个适当的位置，过一种扪心无愧的生活。从这一点上看，《哥萨克》确实具有深刻的人民性。

《哥萨克》中展开了高加索捷列克河畔哥萨克五光十色的生活，读者能明显地感到果戈理表现人民生活的强大影响。的确，那洋溢着诗情画意的大自然，那透露出质朴淳厚的“自然之子”的心灵，无不具有动人的魅力。但即使在这种世外桃源的自然怀抱里，托尔斯泰还是毫无顾忌地反映了尖锐的社会冲突和贵族阶级与人民大众在精神上的较量。这种冲突和较量在奥列宁同哥萨克姑娘玛丽雅娜的爱情关系上表现得尤其清楚。

玛丽雅娜是个平民女性，但她具有一种非凡的美。这是托尔斯泰认为劳动人民远比贵族高尚的具体表现。玛丽雅娜生活在充满阳光和清风的高加索大自然环境中，常年辛勤劳动，是人

民纯洁感情的象征。她受到周围人们普遍的喜爱和尊重，是哥萨克世界矜持而快活的女皇。玛丽雅娜身上焕发着女性青春的美，她的心灵尤其纯洁而高尚。她始终忠于养育她的那个环境，忠于她的乡亲和朋友，并以此自豪。玛丽雅娜不象都市妇女那样向往物质享受，追求虚荣，而始终保持人格尊严。譬如，她即使同哥萨克勇士鲁卡沙恋爱，也显出强烈的自尊心。她深深地爱上鲁卡沙，却不容许他专横地把她看成私有物，而且直率地对他说：“我高兴爱就爱，不高兴爱就不爱。你又不是我爸，又不是我妈。你要干什么呀？我高兴爱谁就爱谁。”这是多么痛快的自由性格！而玛丽雅娜和奥列宁产生友谊并发展为爱情，其中有不少原因，但有一点值得指出：奥列宁身上确有一种引人入胜的不平凡的东西，使玛丽雅娜也不能不多少有点着迷，尽管他不可能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哥萨克平民。

奥列宁不象聂赫留朵夫那样具有明确的生活目标，他到高加索去是因为在上流社会中糊里糊涂挥霍掉一半产业，处境很狼狈。他毅然抛下从小过惯的浮华世界，一头扎进边远的高加索山区，投身于壮丽的大自然和质朴的哥萨克平民之中。这样的探索者形象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奥列宁在高加索越来越感到自己原来的生活庸俗无聊，而现在“一天比一天自由自在，越来越象个人”。他发现幸福的秘诀在于牺牲自己的利益。尽管他一开始就欢喜上了“哥萨克女皇”玛丽雅娜，但为了让鲁卡沙能顺利娶走他心爱的姑娘，奥列宁甚至把坐骑都送给了自己的情敌。然而，当奥列宁发现自己无法摆脱对玛丽雅娜的一片痴情，他又收回原来的想法。“美一出现，就把艰苦卓绝的内心活动的全部成果化为乌有了。但我对这样的损失并不感到惋惜！自我牺牲纯粹是胡说八道，谎言谬论。……如今我

不再希望别人幸福,不再希望鲁卡沙幸福了。”奥列宁真的抛弃了自我牺牲的想法,大胆地追求起玛丽雅娜来。奥列宁的恋爱终于失败,这倒不是偶然的,奥列宁爱上玛丽雅娜,无非因为玛丽雅娜的外貌和心灵都具有一种光艳照人的美。但形成玛丽雅娜这种美的环境、玛丽雅娜跟哥萨克乡亲休戚与共的感情,奥列宁却是无法理解的。所以,奥列宁才会在哥萨克乡亲哀悼本村骑手鲁卡沙的悲痛时刻忘乎所以地去向玛丽雅娜求婚。即使撇开这一层,奥列宁也不该这么做,因为死者毕竟是他的情敌。奥列宁的自私有时真是有悖于人的常情。

托尔斯泰塑造奥列宁这一形象,怀有两种互相矛盾的感情。首先他痛恨奥列宁身上那种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文化教养,那种剥削阶级自私自利的思想意识。这种感情出自托尔斯泰的内心,绝不是虚情假意。奥列宁的自私,正象高尔基所说的,“阶级特征不是黑痣,而是一种非常内在、深入神经和脑髓的生物学的东西。”其次,托尔斯泰又同情和欣赏奥列宁探索生活真理、追求道德自我完善的勇敢精神和真诚态度。小说中有许多细节和篇章,与其说是作家在表现主人公性格上的优柔寡断、软弱动摇,不如说是作家在展示托尔斯泰式探索主人公复杂艰辛的内心历程。奥列宁虽然自私,但精神风貌高于《一个地主的早晨》中的聂赫留朵夫。聂赫留朵夫发现农奴制下宗法农民拒绝他热情的关怀,从而也拒绝他与农民建立信任和友好关系的一片好心时,他感到的是沮丧和痛苦。而奥列宁在失败时则认识到自己的思想意识、自己的社会地位是不光彩的,而人民的思想则是公正合理的。奥列宁还认识到,人民不承认他是他们中间的一员,这使他感到惶惶不可终日。奥列宁即使在懊丧痛苦的时刻,对人民也没有怨言,依然是那么一往情深。我们清楚地看到,奥列宁前面

的道路还很长，他还有很多有意义的事要做，他也不会中止向人民靠拢的“探索历程”。

在《哥萨克》里有一个人物值得注意，那就是耶罗施卡大叔。奥列宁性格上的特点和他接近人民的愿望，一般哥萨克包括玛丽雅娜在内，都无法理解，唯独耶罗施卡大叔是个例外。耶罗施卡大叔凭他的才智和经验认识到奥列宁和别的贵族老爷有重大差别。因此，奥列宁和耶罗施卡多少有些共同语言。耶罗施卡大叔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一个多神教徒，一个无师自通的唯物主义者。他信奉“人和人是弟兄”。他反对杀生，谴责战争。他年轻时也做过不少错事，如今常常感到悔恨。耶罗施卡大叔的人品和友情象一股清风吹进奥列宁的心坎，使他增强探索平民化生活道路和道德自我完善的决心。耶罗施卡大叔在托尔斯泰笔下是个完美的平民形象。

《哥萨克》标志着托尔斯泰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他的现实主义艺术更加成熟，他对人民力量的信念更加坚定，他对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批判更加尖锐。就托尔斯泰的世界观来说，一方面，民主主义成分大大增长，另一方面，种种偏见、谬误和幻想也不断扩展，最后自然地形成错误的托尔斯泰主义。但不论怎样，托尔斯泰早期犹如泉水飞进的艺术才华，经过《哥萨克》的汇聚和激扬，汹涌奔腾，直泻《战争与和平》的宽阔河床，从而掀起冲天的波浪，造成人类艺术上的一大奇迹。

一八六〇年至一八八〇年是托尔斯泰创作生涯中最为重要的年代。他的天才在这个时期充分发挥出来，艺术技巧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先后创作了不朽的杰作《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他的世界观开始发生变化，到八十年代初完成